

穆拉·安纳德（印度）  
拉·克·纳拉扬（印度）  
拉贾·拉奥（印度）  
钦努阿·阿契贝（尼日利亚）  
艾伊·索·阿尔马（加纳）  
恩古吉·瓦·提昂戈（肯尼亚）  
纳努丁·法拉赫（索马里）

颜治强 / 著

# 东方英语小说引论

**On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Novel in the East**

A Survey of South Asia, West Africa and East Africa

(南亚、西非、东非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南亚、西非、东非卷)

# 东方英语小说引论

**On 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Novel in the East**

A Survey of South Asia, West Africa and East Africa

颜治强 /著

责任编辑:马长虹

装帧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英语小说引论(南亚、西非、东非卷)/颜治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

ISBN 978 - 7 - 01 - 010590 - 1

I . ①东… II . ①颜… III . ①英语—小说研究—南亚②英语—小说研究—  
西非③英语—小说研究—东非 IV . ①I10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5682 号

**东方英语小说引论**

DONGFANG YINGYU XIAOSHUO YINLUN

(南亚、西非、东非卷)

颜治强 著

人 人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3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0590 - 1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致 谢 辞

这项研究费时甚长，投资甚大，收集资料甚难。十年间，有下列单位先后提供了资金：绵阳师范学院、四川省教育厅社科基金、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有下列单位为购书提供了帮助：教育部国际赠书上海、青岛和天津转运站。在我走访的近百家图书馆中，尤其可矜可表的有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首先向他们表示感谢！

特别感谢为此建立了“东方英语文学研究原版资料特藏”，令我如鱼得水的本校图书馆。因为有这个特藏，我们得以建立不落空名的“东方英语文学研究所”，得以在一块巨大的处女地上耕耘，得以连续六年在月会上讨论有关的问题。也感谢参与有关研究的沈艳燕、赫茱菊、孟宪杰、葛春萍、姚丽华、王继贤等人，因为她们的发言、讨论和提问加深和加快了我对问题的理解。

还要感谢向我赠书的 Ms. Eileen Machado，为我购书的 Mr. and Mrs. Jon Hilton，Mr. Spence Higby。

最后，还需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虽然不是专业人员，妻子相信这件事的意义超出一人一户之小利，为了替我赢得时间，公私事务皆主动为我承担，不愧是个好秘书；孩子布衣则不厌其烦地为我借书和买书，表现了爱家、爱国、爱东方的情怀。

## 凡例

(1) 对人名和地名, 凡是有成例的均按成例书写, 没有成例的则根据新华社的人名和地名词典对音自译。

(2) 凡是由我看人的地方, 均用“原住民”代替“土著”, 用“原初语言”代替“土著语言”, 因为落后的东方也有尊严。

(3) 本书用“混合语”代替“洋泾浜”和“克里奥尔语”的说法, 以现其正和其义。

(4) 本书谈论的作品全部依据原文。暂时找不到的则只提不论。

(5) 二十年来, 笔者一直致力于研究英语怎样改变了东方和东方怎样改变了英语。为了说明后一点, 本书引用了一些原文语段。引用分两类: 一是重要的理论观点, 另外是作家的著作选段。就像拆局并部一样, 英语世界化对于我们来说既是喜又是灾。引用前者的目的在于证明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言论不是我的奇想。引用后者的原因较多。第一, 想证明不管留学与否, 作家都能够自如地驾驭英语; 第二, 受天、地、人的制约, 他们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写得跟英美人一样; 第三, 他们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写得跟其他东方作家一样。不言自明, 英语的民族化和东方化就在其中。现在的读书人都懂英语, 希望此做法不至引起不便。

# 目 录

致谢辞 .....	1
凡 例 .....	2
绪 论 东方英语文学的生成 .....	1
一、东方英语文学的所指 .....	2
二、英语在东方国家的功能 .....	10
三、英语文学在东方国家的功能 .....	13
四、作家的身份与出版发行 .....	19
五、本书的内容 .....	25

目  
录

## 第一部分 南亚英语小说

引 言 .....	27
第一章 穆·拉·安纳德(印度) .....	34
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 .....	34
第二节 创作 .....	41
一、无产者三部曲 .....	41
二、拉卢三部曲 .....	50
三、独立后的探索 .....	59
四、短篇小说 .....	64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69
第二章 阿·克·纳拉扬(印度) .....	73
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 .....	73

东方英语小说引论  
(南亚、西非、东非卷)

第二节 创作 .....	79
一、成长三部曲 .....	80
二、对婚姻和家庭的探索 .....	84
三、巅峰时期的创作 .....	91
四、其余长篇作品 .....	103
五、短篇小说 .....	106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110
<b>第三章 拉贾·拉奥(印度) .....</b>	<b>117</b>
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 .....	117
第二节 创作 .....	121
一、入世时期的作品 .....	121
二、出世时期的作品 .....	126

## 第二部分 西非英语小说

<b>引言 .....</b>	<b>139</b>
<b>第四章 钦努阿·阿契贝(尼日利亚) .....</b>	<b>145</b>
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 .....	145
第二节 创作 .....	159
一、尼日利亚三部曲 .....	159
二、独立后的作品 .....	181
三、短篇小说 .....	190
四、儿童小说 .....	194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196
<b>第五章 艾伊·奎·阿尔马(加纳) .....</b>	<b>204</b>
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 .....	204
第二节 创作 .....	209
一、存在主义创作 .....	210
二、泛非主义创作 .....	218

### 第三部分 东非英语小说

引言 .....	231
<b>第六章 恩古吉·瓦·提昂戈(肯尼亚) .....</b>	<b>234</b>
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 .....	234
第二节 创作 .....	242
一、英文时期 .....	242
二、回写时期 .....	254
三、短篇小说 .....	262
<b>第七章 纳努丁·法拉赫(索马里) .....</b>	<b>266</b>
第一节 生平和思想 .....	266
第二节 创作 .....	274
一、起步阶段的创作 .....	275
二、非洲独裁变奏三部曲 .....	281
三、血红日头三部曲 .....	291
四、内战时期的创作 .....	302
<b>跋 面对母亲的凝视 .....</b>	<b>308</b>
<b>参考文献 .....</b>	<b>311</b>
<b>索引 .....</b>	<b>339</b>

# 绪 论

---

## 东方英语文学的生成

本书说明英语文学怎样在东方生成，并且成为一些国家民族文学组成部分的。

在 20 世纪，人类的语言和文学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产生了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性的机制：英语的语言和文学。这种变化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东方的参与，成为使用和改造英语的有生力量。而在广大的东方，对英语的依赖在一些旧制度遭受打击特别沉重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在西方人到来之前，这些社会尚处于封建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状态。伴随这种状态的是松散的社会组织和繁多的语言——其中绝大多数没有文字。殖民帝国小试牛刀，就将其消灭或者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作为群雄逐鹿东方的胜出者，大英帝国得以把臣民送到广大的东方，成为播撒其文明的种子。反之，不得不臣服的东方则认识到，只有向征服者学习才能求得生存。无论是征服还是学习，双方都需要语言，于是英语就浮现出来，成为联系大不列颠与其藩属的纽带。在当时，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如同省、市、县与中央的关系，无论幅员如何辽阔，人口如何众多，均不过是帝国的附庸，英语是帝国的语言，而不是世界语言。可是，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殖民体系的崩溃，阻止了帝国统一世界的进程，不仅使既有的国家得以继续存在，而且从殖民地产生了很多国家。后者并非简单地恢复了身份，而是要么扩大了，比如印度，要么合部落或者族群为一体，首次成为国家，比如在黑非洲和南太平洋。由于它们是从帝国行政区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的国家不得不继续以英语为黏合剂，舍此便无法运作。因而，与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愿望相反，独立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英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了加强，成为人民大众的辅助语言，充当了

普通话在我们中间的作用。通用语是民族文学的沃土。随着英语的普及，以之为载体的文学也出现了。

这个孕育了英语文学的东方究竟有多大？涉及亚洲、非洲、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列岛的数十个国家。然而，对于这样使用“东方”一词，大陆学人并非均以为然。那么我们就暂且打住，先论证东方的外延，然后证明使用“东方英语文学”的必要性。

## 一、东方英语文学的所指

正如别的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习惯自称东方，而把对立面称为西方。其实，东方远非这么一点，而且既随言者的视角，又随言者的时代变化。《汉语大词典》释之为“称亚洲及非洲北部等地区。与称欧美‘西方’相对。”“东方人”指“东方国家的人。亦专指亚洲人。”“东方文化”“泛指中国、印度、埃及等东方文明古国的悠久文化。”按《牛津英语大辞典》，“东方(Orient)”的意义之一为“通常指地中海或者南欧以东的国家——因为在罗马帝国的人看来，这些国家都在东方；同时也指西南亚或者笼统的亚洲国家。”看来古罗马人乃不知有印度，无论中国、日本。在地理学上，“东半球”的范围从西经 20 度到东经 160 度，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与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大相径庭。在冷战时期，东西方概念又被修改，弱化了地理因素，强化了政治色彩，从而形成了以美英法德日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东方，把大量资本主义尚不发达、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置于边缘。冷战结束后，虽然东西方对立缓和，但是在谈到国际问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以东西方划线。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北大的学者在“东方世界”的框架下讨论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西印度群岛。<sup>①</sup>

于是，但凡国别问题，不是属于东学，就是属于西学。20世纪 50 年代的东风西风之说，并非中国与世界之争，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稍后的亚非拉，被看做是东方的力量所在。就治学而言，我国的东方学始于六

---

<sup>①</sup> 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 页。

十多年前的北大。当时国力弱，人手少，只能从印度开始，后来逐渐扩大至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难怪我国东方学研究的奠基人说：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东方”这个名词，常常是在单纯的地理概念中加入了政治的内容，即指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被压迫民族。早在 19 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论述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世界政治格局时，就指出：“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列宁多次使用的“东方民族”的概念，也是指被压迫的民族而言。解放以来，我们常常把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都称为东方。文学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但我们使用的“东方文学”这个名称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亚洲和非洲文学的总称。例如，日本不属于第三世界，是西方国家集团，但其文学仍属于“东方文学”的范畴。由此可见，“东方文学”的含义既单纯，又广泛，它说明了东方文学本身构成的复杂性。<sup>①</sup>

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东方文学史话》和《东方文学史》都出现了非洲的章节。<sup>②③</sup> 其后的《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不仅有 20 世纪非洲文学，而且有两章涉及拉丁美洲文学。<sup>④</sup> 这些都是“东方文学”概念外延扩展的近例。既然这样，当我们研究这些地区的英语原创时，就可以提出“东方英语文学”。除此之外，我们的研究还将涉及斐济、萨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大洋洲岛国，原因不为别的，只因为其不可能在“西方”的名义下得到观照。

东方英语文学是英语移植于东方的产物。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向西方寻根问祖，而是研究其在东方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旧的常识以为，英语的全球性传播得力于大英帝国的扩张。这种看法能够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能够说明外因，不能说明内因。真正的英语世界化不是发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而是发生于非殖民化过程及其以后。<sup>⑤</sup> 在亚洲和非洲的英语殖

① 季羡林：序言。陶德臻主编：《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 页。

② 彭端智、郭振乾、诸葛蔚东：《东方文学史话》，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④ 方汉文主编：《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⑤ Braj B. Kachru, “The Bilingual's Creativity: Discoursal and Stylistic Strategies in Contact Literatures”, in *Discourse Across Cultures: Strategies in World Englishes* ed. by Smith, L. E. London: Prentice-Hall, 1986, pp. 125—140.

民地,随着原始与宗法的社会被打破和现代国家的建立,旧的语言格局也被打破了,弱小的部落和民族被消灭或者同化,语言也随之消亡,强大的民族虽然存在,但是在重组的国家里形同省份,语言也屈居英语之下,形同方言。这样的国家很多,所以卡其鲁认为,它们才是推动英语世界化的主力军。<sup>①</sup>有幸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探讨,<sup>②</sup>这种看法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成为常识。他们有些人用“新英语”(new Englishes)来统指东方国家的英语变体,<sup>③④</sup>并且进而使用“新英语文学”(new English literatures)或者“英语新文学”(new literatures in English)的提法。这种说法指:1. 英国以外国家的英语文学创作,2. 尤其是非白人国家的英语文学创作。它回避了与殖民历史的联系,受到有些民族主义作家的欢迎;<sup>⑤</sup>又因为它突出了语言,受到语言学家们的欢迎。然而,这个术语有徘徊于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嫌疑,不受文学评论家青睐。放到中国来看,它的汉语形式容易引发歧义,使人以为是晚近的英美文学。

比英语新文学更早的术语是“英联邦文学”。它源于 1964 年在利兹大学召开的第一届英联邦文学大会。翌年《英联邦文学杂志》创刊,紧接着成立了英联邦文学与语言研究协会,1988 年又创设了“英联邦文学奖”,涉及的地区和国家如下:

非洲:博茨瓦纳、喀麦隆、冈比亚、加纳、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舌尔、塞拉利昂、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加勒比地区和加拿大: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

---

① Braj B. Kachru,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eds. by Randolph Quirk and H. G. Widdow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1 – 30.

② 此算法以 1978 年的两次大会——春天在夏威夷举办的“跨文化交际英语研讨会”和夏天在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非母语环境中的英语研讨会”——为起点。它们喊出了“英语是使用英语的人的语言”(English is the language of those who use it.)的口号,催生了《世界的英语》(*English World-Wide*)、《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和《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等理论刊物,以及相应的研究大军。

③ J. B. Pride, *New Englishes*,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2.

④ John Platt, Heidi Weber & Loreto Todd, *The New Englishes*. London, etc.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⑤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22.

多斯、伯利兹、加拿大、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圭亚那、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欧亚地区：孟加拉国、塞浦路斯、印度、马尔代夫、马耳他、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英国；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澳大利亚、文莱、斐济、基里巴斯、马来西亚、瑙鲁、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英联邦人口约占世界的 30%。排除几个白人国家，有不下 15 亿人。后来，通过扩展布克奖和创设曼—布克奖（评奖对象延伸到美国和英文译作），英国人竭力把全球的英语文本都收入囊中。英联邦文学的出笼和文学奖的颁发范围都表明了一点：英国有借重东方来捍卫自身、遏制美国的企图。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英国越是要笼络东方，越是表明英语文学在东方有了自立自为的发展。

与英联邦一样，英联邦文学也立足于悖论，一头连接绝非愉快的过去，一头连接绝非情愿的现在。英联邦是由民族解放运动催生的，其存在既有赖于英国继续控制从前藩属的图谋，又有赖于独立国家借助传统关系、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考虑。然而作为本土的一种文化现象，英语文学是在独立斗争中萌发，独立建设中得到发展的，其首要任务是荡涤殖民文学的污垢，恢复民族自信心和传统。这就决定了其必然与宗主国疏离。而反过来，因为普遍弱小，这些国家难以孤立地发展文学，不得不谋求地区或者国际的联合，因此与英联邦文学机制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英联邦文学”这个术语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它包含了由殖民历史造成的对立双方。其中绝大多数国家曾长期遭受屈辱，难免对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的“英联邦”一词感到不舒服；<sup>①</sup>黑非洲文学的领袖阿契贝称其为“莫须有的杜撰”；<sup>②</sup>拉什迪甚至专门写了《“英联邦文学”并不存在》的文章。<sup>③</sup>第二，个别情况相同的

<sup>①</sup> Ngugi wa Thiong'o, *Moving the Centre*, Nairobi: East African Educational Publishers, 1993, p. 8. 另外，此人的名字需要说明：他的名字的意思是 Thiong'o 之子 Ngũgĩ，首字为本名，很少有人单独用后面两个词。为了省便，约有一半的书不按注音拼写，简单写成 Ngugi. 他还用过 Ngũgĩ wa Wanjikū, Thiong'o Ngũgĩ, James Thiong'o Ngũgĩ 等名。

<sup>②</sup> Berndt Lindfors ed., *Conversations with Chinua Achebe*,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7, p. 9.

<sup>③</sup>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 – 1991*, London: Granta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Viking, 1991, pp. 61 – 70.

国家,如菲律宾和利比里亚,仅仅因为未作过英国殖民地,未能包含进来。

就抛出《大西洋宪章》的美国来说,20世纪是夺取大英帝国帅旗、引领世界潮流的时期,自然不会臣服于居心叵测的英联邦文学。虽然它的大学早就开始了对有关现象的研究,但是长期以来态度暧昧,既不愿意接受英国的提法,又不能拿出自己的口号。然而20世纪80年代,围绕对赛义德的解读,评论家们蓦然发现了新大陆,对他的文化批评理论稍加改造,提出了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了一套反击英国、夺英联邦文学各部而统率之的战略和战术。与由民族解放运动催生的英联邦文学不同,美国倡导的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较多得力于英语世界化理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是1978年出版的,并没有用后殖民一词。由于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分家,多年来,当谈论赛义德对后殖民文学批评的开拓之功时,人们很少注意到同年在美国召开的、有关英语在全球的地位和作用的两次大会。而正是它们使英语研究突破了白人国家的界限,成为覆盖全球、由全人类共同参与的认识运动。从此,东方各国的英语变体和以之形成的作品受到了日益强烈的关注,并且在各个国家的大学升堂入室。与历来由西方人领导的英语研究不同,这次的领军人物是生长于南亚,既掌握当地的几种语言,又熟悉印度英语、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还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卡其鲁。他从英语在印度的民族化过程推导出一套理论,指导人们去认识英语在东方各国,甚至包括欧洲大陆的变异。他再三重申,不是西欧和北美,而是亚洲、非洲、加勒比、大洋洲北部等地区的需求在推动英语的世界化进程。按照前面提到的三种杂志和六卷本《世界英语论文集》,<sup>①</sup>英语文学不仅不再为英国所垄断,也不为西方所独有,而以亚洲、非洲和加勒比为生力军。受利益驱使,美国批评界历来对破英国垄断的言论衷心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赛义德研究才被推向神坛,从而离析出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明辨美国作为第一个英语后殖民国家的地位,垂范后起的独立国家,分化瓦解英联邦文学,使全球英语文学的易主。从道理上讲,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也可以用于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葡萄牙语文学等。但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的讨论通常限于英

<sup>①</sup> Kingsley Bolton and Braj B. Kachru eds., *World Englishe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Six Volum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语,以至后殖民文学和英语后殖民文学为同义词。这也是英语世界化理论研究为后殖民文学批评的学术背景的一个证明。说后殖民文学与英联邦文学内容雷同,而且二者均借重东方,还可以为英国人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所证明。<sup>①</sup> 这本书正文前选载了三张地图:1815 年的不列颠帝国、1920 年的不列颠帝国、1994 年的英联邦。这等于说,书名虽然用了美国人的,可是货色还是英联邦文学。所以英联邦文学和英语后殖民文学名异实同。

长期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民族感情强烈,加之内部语言分歧不大,过去认为被压迫民族应当而且能够摆脱英语,因而不接受英联邦文学这个提法。后殖民文学这个提法有颠覆性,加上美国的强大影响,所以就接受了。在批评实践中,后殖民文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口径。小的内涵为 20 世纪东方独立国家,大的只排斥英国,从美国到萨摩亚无所不包。下面举三种西方辞书来证明。《牛津英国文学词典》第六版的“后殖民文学”条说,后殖民文学是非殖民化和独立后的社会文化之文学反映,列举的作家都是在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出生的,没有移民后裔。其次,由美国艾布拉姆(M. H. Abrams)编写的《文学术语汇编》第七版没有后殖民批评,但是有“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条。最初三句为:

专指对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其他欧洲帝国从前的殖民地的历史、文化、文学、话语方式的批评分析。这种研究重在非洲、亚洲、加勒比群岛和南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不过,有些学者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比上述第三世界国家独立早得多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类国家的话语和文化产品。

请留心主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美国。接着,他从众多的问题中归纳出三条,作为后殖民研究的基本主题:第一,反写帝国;第二,属下是否能够反写,以及怎么反写;第三,颠覆唯欧洲独尊的文学艺术标准,把经典的范围扩大到能够包括殖民和后殖民作家。显然,这些都不是从欧美的立场提出的。第三条最长的一句说:“在美英大学的常规课程表中,日渐成功地增加了对用英语写作的后殖民作家,如非洲的阿契贝和索因卡,加勒比的奈保尔和沃尔科特,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德萨尼和拉什迪等所写的优秀而富于创

<sup>①</sup> 艾勒克·博埃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意的小说、诗歌、剧本的关注。”可见进入课程表的原因不是因为移民身份，而是因为亚洲、非洲和加勒比的生活。由澳大利亚的阿什克拉夫特等编撰的《帝国反写》这样划分后殖民文学的畛域：

因此，非洲国家、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加勒比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和斯里兰卡的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美国的文学本来也该划入这一范畴。但也许由于其当今的霸权地位，也许由于它扮演的新殖民主义角色，致使其后殖民属性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它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同宗主国关系的变化，足以成为其他地方的后殖民文学垂范。<sup>①</sup>

显而易见，为了把澳大利亚包含在内，阿什克拉夫特等在理论上陷入了两难境地，既想排除美国，又不能完全排除美国。不过，书的内容总算排除了美国。我们推测，除了已经说明的理由，在技术上不排除美国也是行不通的。这个国家文学产量那么高，如果把它放进去，岂不成了美国文学史补编？

可惜，阿什克拉夫特等竭力避免的却被我们全盘接受了。把美国的少数民族创作当做后殖民文学，把美国籍的亚非拉裔当做亚非拉人，正是大陆后殖民文学研究的通病。至于把英国籍、加拿大籍、澳大利亚籍的亚非拉移民当做亚非拉人来治，不过是这种病的变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问题首先在于大学的分工。按传统，东语系只研究东方国家的原初语言文学；英语系由西方语言文学系的一个专业衍生而来，只研究西方的英語文学。其次，从生存状况看，我国汉族人口占 90% 以上，主要使用汉语，不了解多语国家的困境，对语言迁徙与融合不感兴趣。流风所及，在我们这个举国学习英语的国家，大家都盯着美国，对英语世界化不闻不问。最后，还有社会思想的原因。长期的积弱积贫使我们在最近一个世纪拼命向西方学习，无论是最初的全盘西化，中间的一边倒，还是近来的全面开放，都没有脱离这个轨道，以致以西方为外国，漠视和忽视东方。东方学弱，自顾不暇，自然无力旁及具有杂交性质的东方英语文学。既然英语系不涉及东方，后殖

<sup>①</sup>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2.

民文学就只能以客体当主体,挂靠移民而存;既然东语系不涉及英语,后殖民文学就与其无关。经过这样的层层过滤,后殖民文学批评在我们中间已尽失锋芒,撇除了新独立国家,喧宾夺主,蜕变为对归附第一世界者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要拨乱反正,必须另立明目。

那么,叫“本土的后殖民研究”好不好?前面已经证明,英国人和美国人研究亚洲、非洲、加勒比、大洋洲岛国的英语文学,使用了截然不同的名目。那么中国人和东方人去研究,也有权提出自己的概念,而不必跟从和或者变相地跟从西方。在决定使用新的概念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第一,后殖民是历史的瞬间还是永恒?笔者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人类的一大半进入了永久的后殖民时期。英国学者金早就说过,大多数民族文学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它们既不再完全依赖英美,也不再以反对殖民主义为唯一的主题。“后殖民文学”这个名称忽略了作家、民族、语言传统和语境的特点,把大多数非西方的现代文学放进一个假想的、反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的概念中去。<sup>①</sup>第二,如果称他们的为“后殖民文学”或者“本土的后殖民文学”,是否就需把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称为“半后殖民文学”呢?试问哪个作家和评论家会答应?自从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以来,二百年间域外文学的讨论通常以国家为基础,之上有洲,再上有东方和西方,最上有世界。我们称自己的文学是这样,称英国的、俄国的、美国的也是这样,为什么转到东方就国之不国了呢?最后,需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拉奥在七十多年前就预言,印度英语文学将与美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并肩而立;<sup>②</sup>再三被后殖民批评论文集收录的阿契贝不承认自己从事的是后殖民创作,<sup>③</sup>而爱用“伊博文学”、“尼日利亚文学”和“非洲文学”的说法;沃尔科特和布拉斯维特爱用“加勒比文学”。可见要不落窠臼,就应该取民族文学的思路。既然我们并非只做一国和一洲,使用东方英语文学一说就是必要和适宜的。

① King, Bruce, *The Commonwealth Novel Since 1960*, London: Macmillan, 1991, p. 4.

② Raja Rao, *Kanthapura*,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3, p. vii.

③ Chinua Achebe,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5, pp. 1-7.